

## “80后”老许

□刘德凤

那天,我经过中心广场,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,正在聚精会神地打陀螺,那陀螺至少有十斤重,抽打它需要很大的力气,但老人看起来却极为轻松,我不由得对这个老人多看了几眼,他精神矍铄,一身白衣随着抽打陀螺的节奏有规律地摆动,路过的人都被老人的精气神给吸引住了,不由得停下脚步驻足观看。

我从小爱打陀螺,小时候和伙伴们进行打陀螺比赛,每次都能夺冠,但都是自制的小陀螺,这样大的陀螺我还是第一次看见,更别说尝试过,因而特别好奇,我很想知道打这个大陀螺是什么滋味。于是走上前去:“老人家,您让我试下好吗?”他漫不经心地看我一眼,回我:“小伙子,你打得动吗?”“打得动,我可是80后,力气大着呢。”我拍了拍胸脯,向他保证。

老人笑了起来,“行,我也是80后,看在咱们都是80后的份上,让你试下。”“您这么老,怎么可能是80后呢?”我笑吟吟地说道。他扬着头,爽朗地笑了起来:“我今年81岁,你说我是不是80后?”我被这个幽默风趣的老人逗乐了:“行,那今天咱们两个80后比试比试?”他点了点头,把杆子递给我,一脚把陀螺踩停。

我拿起鞭子,蹲在地上,将绳子滚在陀螺上,使劲一甩手,陀螺转了一圈就颓废地停下来了,周围的人见了,立刻哄笑起来。会打陀螺的人都知道,打陀螺最难的就是发陀螺,这关过不了,你再有力气都是白搭。我不服气,又开始尝试起来,可结果还是失败了,我觉得挺尴尬的,老人却严肃得很,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,便取过我手上的鞭子,教我怎么发这个超大陀螺,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,我也终于让陀螺转了起来。场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。



这之后,我和老人成了朋友。老人告诉我,他姓许,我不叫他许大爷,而是叫他“80后老许。”他对这个称谓非常喜欢,每次我这样唤他时,他都笑眯眯地看着我,眼里满是幸福和兴奋。

我后来知道,老许虽然乐观开朗,但一生命运坎坷。他父母当年遭批斗而死,他带着三个弟妹乞讨为生,后来他好不容易找个姑娘结了婚,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,本来指望可以安享晚年,可他的女儿在36岁那年,不幸出了车祸,两年后,他唯一的儿子又得了癌症。她的爱人经历不住两次丧子之痛,不久以后就离开了人世,留下老许带着唯一的孙子过日子。老许除了打得一手好陀螺外,还写得一手好字,他收了几个徒弟维持生活,邻居们都说老许可怜,经常接济给他,但老许却极少接受,他一向爱面子,宁愿画些字画拿在菜市场去卖来贴补家用。

“80后”老许,有着和我们80后一样的倔强和勇气,我敬佩他的坚强与勇敢,更敬佩他的乐观与要强,我们每个人,如果能够像他一样,在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之后,依然保持一颗对生活极其热忱的心,努力生活,像他那样乐观豁达,怎不会快乐自在又安然呢?

## 栖居乡村

□张達先(80岁)

人老不恋大城市,  
热闹更添心孤寂,  
楼上楼下稀往来,  
门扉相对不相识。

来去匆匆赶时间,  
没完没了忙做事,  
高墙深院忍落寞,  
冷暖病痛有谁知?

车碾尘埃喇叭吼,  
广告叫卖无停息,  
但求宁静欲何往,  
远离闹市迷乡居。

清闲漫步行山里,  
无限生机显活力,  
牛羊鸡鸭叫声脆,  
烟火兴旺荡人气。

团方四邻知冷暖,  
你帮我助唇齿依,  
膝绕子孙享天伦,  
相互关爱挡风雨。

晨练林间听鸟语,  
天然氧吧最相宜,  
暮赏晚霞霞满天,  
处处乡愁拌脚底。

## 情寄三峡

□吴传信(61岁)

万重险峰守峡谷,轻骑  
游轮过长江。凉风习习消  
酷暑,轻歌一曲寄远方。明  
月伴神女,三峡柔波情徬  
徬。渐行渐远故乡。

行云流水任时光,晚霞  
献情映船舱。人生短,世间  
长。张飞英豪千古名扬,屈  
原忠魂万世流芳。人工截  
断江水易,神仙难留好时  
光。人生苦酒三杯饮,半生  
漂泊将何方?

## 我的朋友张玉贤

□蒋成良(73岁)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,我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。以往经历的人和事大都淡忘了,可我儿时朋友张玉贤的音容相貌,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记得80年代末,我大学毕业,分到一单位从事文秘工作。一天,机关召开职工大会,局长正在作报告。办公楼楼下,走来一个20多岁、长着络腮胡的年轻人,一手提着一包蔬菜一手扇着一顶旧草帽,仰着头,扯开嗓子吼:“青毛,青毛,在那里?我来看你!”因我小名叫“清明”,乡亲们却叫成“青毛”。我吓出一身冷汗,躲在会场的角落里,一声不吭地做着记录。这时,王主任赶过来说:“谁在叫喊?小张,你去看看。”我三步并着两步,跑下楼冲着他叫:“吼啥子,吼啥子?”赶忙把他引到传达室,放下东西,给了二块钱,并对他说:“快回去,我怕得很,以后有空,回家再耍。”

张玉贤是我小学同学,父亲死得早,母亲改了嫁,全靠爷爷婆婆拉扯大,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。成人后,一直在家务农。他学过铁匠,当过厨子,卖过水果,贩过猪、牛、羊。只要能挣钱,什么都干。

那年夏天,他去赶集,花了一块钱,理了发,刮了络腮胡子,回到家里。一头钻进寝室,躺在床上,用手蒙着脸,大声嚷着:“我不活人了,不活人了!”他老婆正在厨房,闻声跑进卧室,一边用手揉着他的肩膀,一边着急地问:“你怎么啦?”他一下翻身坐起来,一把抓住老婆的手去摸他的脸,哈哈大笑:“胡子都没有了,怎么撞人,撞人!”老婆变忧为怒,“你个龟儿骗我,该死!”老婆用拳捣了几坨,又去煮饭了。

有年夏天,队里组织十几个社员在他家附近的松林坡挖地,从早晨七点干到十一点钟,大家累得疲沓不堪,队长叫大伙休息一会。有的抽烟,有的打瞌睡,有的妇女扎鞋底,还有的,拣几个石子握在手里,让同伴猜。玉贤乘此回家喝水。时间过了半小时,队长催促再干阵子,把活路干完。但多数人不想挖,想拖到下午再说。这时,远方传来《沙家浜》:“想当初,老子的队伍才开张,被皇军追得我东躲西藏,多亏阿庆嫂把我往水缸里藏……”张玉贤踏歌而来,群情为之一振,纷纷下地干活了。队长一愣,说玉贤就在这里唱歌,给大伙鼓鼓

劲。于是,他又扯开喉咙唱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……大约唱了半个多小时,不知不觉地里的活全干完了。

后来,我调到省城工作,有很多年没见玉贤。去年回老家,大姐说,玉贤命太差,好不容易把3个子女拉扯大都安家了,眼看可享几年清福。前个多月,翻盖房子时从屋顶滚下来,摔断了腿,在市里医院治疗。

听到消息,我们夫妇立即乘车赶到医院看望。我们买了一大包香蕉和苹果,一进病房,看到他躺在床上,右腿动了手术缠着纱布。此刻他正用手边比划边眉飞色舞地同病友聊天,似乎什么也未发生。一见我们进去,连忙坐起来,“青毛,青毛哥,你们好久回来的?其实用不着看,一点小伤怕个啥!”他老婆将水果分发给其他五个病床上的病友,结果他只吃了一个香蕉。我们感到缺点什么,有些过意不去。于是我们再三请他们夫妇出去吃顿饭。他实在推不掉,难为情地说:“你们城里人规矩多,买了水果,还吃什么饭啰!”“桂花,我们去吧,不然让哥嫂等久了。”他拄着两个拐杖,在老婆的搀扶下,一颠一拐地随我们向饭店方向走去。

我们走进一家临街饭店,点了4盘菜,一瓶白酒。席间,他有点醉眼朦胧地说:“哥,其实你只比我大半月,可对我一直很好。你不记得吗,75年你考上县中,放寒假,学校发了三个芝麻饼,你带回来,给父母两个后,把留下的一个让我吃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忽然一个饱嗝打断他的话,停顿一下,又语无伦次:“青毛哥,你晓得的,如果让我、让我继续读书,并不、并不比你差!”

“真是给脸不要脸!”桂花霍地站起来,冲着男人就是两拳。“成良哥和嫂子得罪了,不要见怪,只要他猴子尿喝多了,就打胡乱说!”桂花一个劲地致歉,急忙扶着玉贤回医院去了。

在回省城的列车上,平常爱说爱笑的我心情却沉闷得很。老婆见状,忙坐过来:“你感冒了,身体不舒服?或者是玉贤的话伤了你的自尊!”“什么都不是,你不懂,人啦,真难说,也许是命运……”我两眼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村庄、田野,喃喃地回应道。